

FRESH OFF THE BOAT

移民家庭

● 杨小桥

著



华艺出版社

第一本惊曝移民

长篇纪实

第一本惊曝移民生活内幕的书

移民家庭

杨小桥 著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移民家庭/杨小桥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3.8
ISBN 7-80142-508-1

I. 移… II. 杨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8934 号

移民家庭

杨小桥 著

华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

邮编: 100083 电话: 82885151)

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3 印张 310 千字
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 500

ISBN 7-80142-508-1/I·223 定价: 19.8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人在娘胎里是停泊状态，一旦来到人世上，就开始了漂泊

梦是最靠不住的东西，可是梦想却是人生各个阶段最不可缺少的东西。成功的人，总是朝自己的梦想一个个地追过去。

移民家庭里的女人，天有多高，她的心就有多高。

移民家庭里的男人，海有多大，他的胆就有多大。

1

直到最后一分钟，罗思维都不敢相信他得到了移民加拿大的签证。

1995年，罗思维都42岁了，学历是工农兵学员，离开大学校园以后的17年，他所学到的那点书本知识一直都因坐在部机关的办公室里荒着、耗着，快烤干了，没了。准确点说：专业术语会说，26个英文字母能背。他就以剩的这点零头碎脑的知识为资本，想当个主申请人，率全家移民加拿大——胆儿是忒大了点！

其实，罗思维早就做了胆结石的手术把胆摘除了，他根本就没胆了，没胆的人还有什么大和小的限制呀！就像把人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路反而更宽，哪儿都可以是路了，你就踩吧！

罗思维想移民可没人逼他，是他老婆周雨浓撺掇他的结果。据考察，大多数移民家庭里的主谋都是女人，女人年轻的时候要金、要银、要情、要爱，这些都有了，又多得都被腻住了以后，又滋生出想要那些看得见摸不着的星星、月亮、梦想……

男人为了争夺女人能厮杀和决斗而成为英雄，为了满足女人能



疯狂地掠夺和争抢而成为富豪，为了取悦女人能集心力和精力而成为一个智者。总之，这个世界没女人就没故事了，有了女人就乱。农村的女人让丈夫进城，城里的女人推丈夫出国。

罗思维不笨，他属于那种给个缝就能钻进去，得到一个机会就能利用，给点温暖再捂一捂就能将死灰复燃的人。他恶补英语的结果，使他灿烂着走出了加拿大驻香港办事机构的大楼。

他老婆周雨浓比他激动。他们是大学同学又同岁，在学校时一个是学生会主席，一个是团总支书记。罗家的门坎不低，周家的门坎也不矮——正好门当户对。罗思维性情沉稳，大悲的时候哭不出来，大喜的时候不会笑。用大学里老师的话说——他不张不狂。周雨浓是性情中人，悲喜哀怒一触就来电。看书，她陪着可怜人掉泪，看电视，她陪着可怜事掉泪，连大笑的时候都泪流满面。用她同学的话说——她眼泪不值钱，像水龙头里的水，拧开就有，谁也感动不了——白流啦！

他们这一对互补得严丝合缝，算是绝配了！

从签证大楼出来，他们乘出租车就回了饭店。一进门，他们就滚到了这个房间里最大的一块地方——床上。

“雨浓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刚才那个移民官说：温哥华已经第二次被联合国评为——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啦！”

“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？有那么神吗？我真想像不出来——那是一个世外桃源？我都不敢相信我们已经是加拿大的移民了。”

雨浓一翻身，脸对着脸问思维。

“真的！千真万确。移民官让我们明天自己去把移民纸带回来，明天移民纸就到手了。”

“思维，让我怎么说呢？我……谢谢你！你帮我实现了一个梦，



我……”

罗思维用一个手指封住了雨浓正说话的嘴。他也高兴，但他不会像雨浓那样能激动得轻飘起来。

“别高兴得太早。也许你一走出这个国门，就永远也没有人再叫你周工了，你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过去。当你真的成了加拿大的一个厨娘时，没准你会——恨我！——骂我！”

外边的天已经完全黑了。他们兴奋够了在黑暗中望着天花板。

“你说，要不要给罗辑打个电话？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他可以不再参加中考。今天晚上就睡个好觉。”

周雨浓想到了北京的儿子。此时，他已经通过了人大附中初中三年级的毕业考试，正准备向第一次模拟中考冲刺。从前天的电话中她已经知道：儿子一直担心的体育 30 分已经考完了，一分也没丢。还知道他的好朋友范伟在跑完最后一圈时，吐了一口血。

“走！给罗辑打个电话。然后再吃点东西。”思维坐起来。

外面的夜幕里稀稀拉拉下起了小雨。他们淋着雨跑到了一个电话亭，两个人都挤了进去。

“喂！罗辑吗？——今天晚上，你什么书也别看了。好好睡一觉。一个月以后——我们就坐飞机去加拿大！”

“妈妈！——是真的吗？——面试通过了？”

“通过了！”

“万岁——爸爸！太棒了！姥姥——我爸爸妈妈——太伟大了！”

罗辑在电话的另一头，大喊大叫，语无伦次。

“罗辑！听妈妈说，先别疯！”

“你说！——妈！”在罗辑的声音里，已经掺有了泪的哽咽。

“你的同学和好朋友，正面临中考这样的关键时刻，你的



走——会令他们惊喜激动，这就像在已经沸腾的油锅里再滴进一滴水，会炸，会动摇军心。你必须把快乐先藏起来，这对你也许很不容易，但你也知道，你的同学们都更不容易。”

“我知道。妈——我们这些人，现在哪还是人呐？——都变成牲口了！机器了！除了家长给我们端上来，令我们吃也吃不下去的东西，就是老师发给我们的，一沓一沓永远也做不完的卷子。”

“现在可以去睡了。告诉姥姥，我们后天飞回去。”

“再见！妈妈——替我谢谢爸爸！告诉他——我为他骄傲。”

“你自己跟他说，他就在我身边呢。”

“罗辑。”

“爸爸，你……我祝你一路顺风。”

电话放下了。

“他说什么了？”雨浓问。

“他说：祝我一路顺风。”

“就这么一句？”

“儿子么，大小伙子，就这么一句足够了。”

1995年6月10日。这是罗思维一家乘飞机离开北京移民加拿大的日子。

出发那天，朋友们开来3辆小车为他们送行，可他们从屋子里拉出来的箱子也就只有3个。

“你们这是去过日子？还是去旅游呀？怎么只带这么点东西？”

他们只装了3箱子衣服。家里除了衣柜空了，其它的东西都还站在原地儿。比起动用集装箱，带大小十几个箱包的人们，他们真是去玩儿的。他们一贯不听人劝，总是自己拿歪主意。为了随身携带的几万美金，甚至还闹得不愉快。



姥姥说：“我给你们买了几条裤衩，都是带兜带拉链的，你们都穿上，三个人身上分着装钱。”

“还有带兜的裤衩呀？是中国特有的吧？让我看看。”罗辑很好奇。

“妈！我去欧洲的时候，我们团里就有人，把钱都装在内裤里，一到用钱的时候，不是解裤腰带，就是找卫生间，要不手就往下掏。哎哟！真急人！”雨浓厌恶这种做法。

姥爷又出馊主意：“买3个腰包吧！现在时兴这个。你们，每人一个，钱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又安全，又方便。”

“我爸挂个腰包还行，我和我妈也挂一个呀？那还不三个北京倒爷了。——太土了！”罗辑反对。

“你们还没出国呢！就又嫌中国俗，又嫌中国土。我告诉你们——你们就是怎样抖搂，也还是从头到脚中国味！”姥爷生气了。

“干脆！就放罗辑的书包里。罗辑——你可记住喽！你爸动嘴，我照顾全面，你就保护好这个书包，你这个1.8米的大个子也没什么人敢动你，你这副小孩的模样也不会有什么入查你，你是个安全岛。真的！如果我们仨失散了，你有活路也就行了。就这么定啦，不争了！”

在去机场的路上，北京城里一条条熟悉的街道瞬间就被甩在了身后，一栋栋令人眼亲的大楼也在刹那间闪过去了。罗家人谁也没说话，他们开始以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意识到：以往的一切，温暖的亲情，挚爱的友情，正抽丝般地和他们别离，他们将只身去了，像一只只飘向远方的风筝……

罗辑突然打开车窗，把头伸向车外，迎着呼呼刮面的风大声喊：“再见啦！——北京！——我们爱你！——是真的！”他狂泻出的内心感慨，强烈地感染了思维和雨浓。



在飞机上，罗辑不断地掀开飞机那扇小小的窗口往外看，外面是一团团迷茫的厚重的白云。

“真没劲！什么也看不见。”“啪”的一声，罗辑又把小窗子关上了。

“罗辑，想想前面的温哥华吧！那里可是传说中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联合国说：它是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。”

雨浓一边说，一边用两只手分别握住了思维和罗辑，其实她的手很小，只是放在了这两个大男人的手心里，她能感觉到思维的手滑润又有自信，而儿子的手松软又潮湿。

她在心里为全家人的命运做着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祈祷——真有上帝吗？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现在，他们连朋友也没有了。上帝在哪？谁能真的指引他们，保护他们，飞机什么时候能停？停在哪儿？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？这一切，只有天知道，天——就是指的上帝吧？

这儿的1元钱含金量高，是人民币的6倍。

2

“到了！妈妈，我看见房子了！这里好像是一个大岛，中间还有一道蓝色的伸进去的海湾，还有很多很多绿色的树木，可清楚了！”罗辑边看边喊，兴奋极了，他精神了一路，一会儿也没睡。

飞机真的在往下盘旋，九个多小时漫长的飞行就要结束了，雨浓知道，只差落地瞬间的最后一个颤动，他们此行将圆满结束——温哥华到了！

乘客们满脸倦容地走出机舱，他们刚刚脚踏温哥华的土地，就感觉到这里的空气真是太清新，太纯净了！都想大口大口地先吃几口这样的空气，像深吸一口氧那样，让自己舒展。

进入机场的大厅，周围很安静，人们好像都憋着呼吸走，谁也不敢弄出点声响。罗思维一家刚刚站到大厅的地毯上，就看到几个加拿大青年举着一块牌子，在各种不同文字的中间，有一排繁体的中文：“欢迎你们来到加拿大。”

思维本能地领着自己的家人朝他们走去。

“你们是新移民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请跟我们来，欢迎你们来到加拿大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他们被领到新移民报到登记的地方。有一排的工作人员等着为他们服务呢！可这架飞机上只下来3个新移民家庭。思维面对一个



中年的女接待员，回答着各种问题，填写各种表格。

雨浓和罗辑守着他们的箱子在旁边等。

思维办完了所有的入关手续，手里拿着一堆花花绿绿的纸走过来。

“雨浓，这些东西收好了，办医疗保险卡，社会保险卡，孩子上学都需要。现在我们可以出关了。”

思维把最大的箱子拉起来大踏步地走在最前面。当他们全家顺利地走出了海关，来到出机口长长的通道时，他们兴奋的心情没有语言能够形容，他们真的脚踏实地地踩到了加拿大的国土上，成了真正的加拿大人。

走在最前面的思维远远就看见了写在白纸上的“罗思维”三个大字，他把手高高举起来，向那位陌生的朋友致意。

“你好！——你是李东吧？我是罗思维。”思维远远地就把手伸了出来。

“你们出来够快的啦！我刚刚到，还以为得再等2个小时呢。”

“今天特顺。我们这架飞机上只有3个新移民家庭。”

“你们要是坐国航就没这么快了，新移民坐国航来的多。”这是个率直、健谈的东北小伙子。

“谢谢你了！在北京高放就给我们形容你的长相，还拿出你们上大学时的照片让我们看。你和照片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”

“高放是我们班长，这不——把接你们的任务都布置到加拿大来了，他说你们交情深。现在到了加拿大，你们就拿我当哥儿们吧！这是谁呀？你儿子呀？”

“叔叔好！”罗辑及时地添上一句。

“你们把这么大的儿子都带加拿大来了——能耐呀！这哪是孩子呀，这整个就是一个成年大小伙子呀！”



“他还不到 15 岁呢。”雨浓这时才插一句。

“哇塞！——这才是咱中国的优良品种呢，谁说咱中国人矮。走！儿子，咱们的车在那边呢！”

李东接过罗辑手里的箱子，罗辑又赶紧接过妈妈手里的箱子。看得出，李东特喜欢罗辑。

地下停车场很大，他们跟着李东来到一个很大的轿车前停住了。李东用钥匙开后备箱。

“这是你的车吗？这是——”思维看到这辆车，眼睛里就像进了一道光。

“凯迪拉克！怎么样？接你们的待遇不低吧！”李东洋洋自得。

“真的！这真是凯迪拉克。是你自己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自己的！在加拿大什么都有借的，连老婆都有。但没有借车的，谁敢借你车呀！出了车祸就全玩完啦！”

“那说明你混得不错嘛！”

“儿子！这车怎么样？”李东拍着罗辑的肩，脸上全是鬼笑。

“好！北京也没有几辆，我在街上只见过一回。”罗辑说得老老实实在，他知道这是辆好车。

“明几个你跟我去打工，也给你买一辆。”

“我不行，这车得多少钱呀，特贵吧？”

罗辑还是小孩，他问的话，思维半天都没敢问。李东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们猜猜？”他是成心想把快乐多延续一会儿。

“这车是哪年的？”思维开过几年车，又爱研究车。

“82 年的。”

“82 年的车？看不出来。国内十几年的车就报废了。这辆车还很新呀！”

“告诉你们吧，这车是我花 3000 元买的！4 个缸，特有劲，就



是能吃油。温哥华车便宜。以后你买车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”

“爸爸，3000加元是多少人民币呀？”罗辑认真了。

“你乘6呀！”

“那就是1万多元钱，真便宜！爸爸，你以后也买一辆这样的车吧。”

“是呀！车真便宜。”

三个大箱子在李东的边吹边插中都进了后备箱。思维一步就跨到前座，雨浓和罗辑坐在后面。

“好了！现在你们都系上安全带，我先拉你们去我给你们租的房子那儿。然后再解决其它问题。今天我可以奉陪你们一整天，明天下午我上班，就放你们单飞喽！”

“没问题！明天你上你的班。今天我们下了飞机就上凯迪拉克，又有了住的地方，已经很幸福了。”

李东是个憨憨厚厚的中等个，一看那张脸就是一个藏不住心眼的人。在北京高放曾说：“李东33岁了，还要着光棍。他是东北人，实诚，脾气也好，你们就使唤他吧。”现在思维感觉高放说的没错，李东好相处。

“我给你们租的房子在温哥华西区，西区可是温哥华最好的区，有钱人住的地方，房价也贵。东区穷人多，我就住东区。你们现在往外看，这里就是西区，这儿的房子都大吧？院子也大。”

李东一边开车，一边做导游。

雨浓和罗辑早就一个目不转睛地看东头，一个全神贯注地看西头了，他们深深地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。马路两边都是精心修整过的剪裁得整整齐齐的树木，平展展油绿绿的草坪，一团团被剪成球状的绿色植物，大的挨着小的，小的又挤着半圆的，真像是有生命的工艺品。有的树很像一把撑开的伞，树干像伞把，树枝都奇怪地



向水平的方向长，还你搭着我，我搭着你，自然地编成一个大圈。还有那些漂亮的植物墙，都是由塔松剪出来的，中间还挖出一个圆形的小拱门呢！

房子就更美了，它们一栋一个样，千姿百态，小的玲珑可爱，大的气派大方。白色的房子配蓝色的屋顶，红色的房子镶着蓝色的边，浅黄色搭配浅灰色，酱红色的房子围着白栏杆的平台。这些房子都渗透着英国人的贵族风格，德国人的高雅气质，法国人的潇洒浪漫。总之，温哥华的房子让你看不够，温哥华最美的艺术馆就在街头，这里聚积着全世界能工巧匠的杰作。如果你了解温哥华人，了解温哥华风情，了解温哥华的多元文化，那么，你就开车上路吧！去看看他们的房子。

“到了！我给你们租的房子就在这儿。”

李东把车停在了一栋3层楼的下面。

“高放说，你们的经济条件不错。我也怕委屈了你们，就给你们租了这个公寓。这可不是最好的，比这好的房子多了，我住不起这儿，你们还是先进去看看，不满意咱们再换。”

雨浓一眼就看上了公寓门前修整得很别致的小园林。李东按了门前的对讲机，正等着和里面通话。

“思维，这儿的管理人员是个台湾老华侨，国语说得不错。你们如果住这儿，交流起来比较方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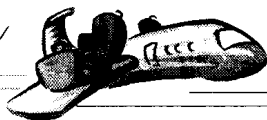
正说着，门开了。一个50岁左右的中国男人很有礼貌地说：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

“这就是罗先生全家，刚刚下飞机。还是请他们先看看那套房子吧。”

“请——请——”

这栋公寓很像一个讲究的小旅馆，脚下的地毯有着蓝色的花



纹，很干净，沙发是浅灰色丝绒的，茶几上还有鲜花，靠墙有一个古香古色条案，上面放了一摞报纸，朝外的窗户垂着镂空的窗纱。整个楼道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这一切，一定会给每一个刚刚从大陆出来的人以强烈的好感。

他们跟着管理员向左侧走廊最深处的一个房间走去。走廊墙上的壁灯大白天也亮着，壁灯之间空白的地方是精美的油画。——这儿的房子住得起吗？

门打开了，这是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。卫生间很大，设施很新，小门厅里有一个挂衣帽的壁橱，卧室里有一个更大的占去了半间屋子的壁橱，敞开式的厨房连着饭厅，饭桌上方悬挂着一盏很古典的灯，在将近 20 平方米的大厅里地毯很干净。屋内的光线还可以，虽然它在一层，但是也有一个伸出去和地面一样平齐的木制平台，平台的门是两扇落地大玻璃，如同整个墙都是玻璃的。

雨浓从来没住过一层。这两扇玻璃门使她想到了安全问题。中国的防盗门和窗户上的铁栏杆多严实呀！敲碎了玻璃手都伸不进来。可这个玻璃门只有一个小划子，一拨就开了。如果玻璃被打碎了，小偷还不是大踏步地就走进来了吗？

“二楼有没有相同的房间？”

“对不起！罗太太，二楼没有房间了。这个房间还是刚刚腾出来为李先生留的。而且同样的房间一楼比二楼便宜 30 元钱。”

“这套房间一个月多少钱？”思维问。

“一个月是 650 元，包暖气、有线电视，不包电。”

“水呢？”雨浓问。

“水？Water？”管理员不明白雨浓的问话，声调直往上挑。

“加拿大水不要钱，没有水费。”李东急忙说。

“那么一楼潮不潮？听说冬天温哥华雨多阴湿。”思维担心的不



无道理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

“还可以啦！这可不是 basement（半地下室）呀！这是一楼。”

在美国和加拿大，应该说在世界上很多的西方国家，apartment（高楼）或者是 house（独立屋）都有地下室，地下室的利用率很高，基本都住人。如果冬天暖气供得好，地下室还有冬暖夏凉的好处。在地平面以下一个台阶，或者几个台阶的都叫 basement，中国人叫土库，这可能是香港和广东的老华侨们叫起来的，因为土库太难听了又太直接，所以人们就叫 basement，即使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中国人也会说这个词。和地平面一样的叫平地一层，比 basement 租金要贵。前面管理员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。

温哥华大部分的房子都是 house。有钱人的房子自己住，不出租，basement 就做家庭影院，办公室，健身房。所以东区出租的房子比西区多。house 一般都是二层的，也有三层的，主人住上面，下面用来出租还政府的贷款。房子还分年代，有的房子已经 50 多年了，也有的房子才 10 年左右。所以楼下的平地一层和 basement 的价格也有极大的差别。但不管怎样，楼下一定是二室一厅，或者三室一厅。厨房里有橱柜和冰箱，屋里全部是地毯，配有窗帘，洗衣机，住进去还是很舒服的。很多中国移民家庭一住进去，就住很多年，直到自己有能力买房为止。

李东给罗家租的是公寓。这是为了避嫌不好听的 basement。也是李东的良苦用心。

公寓的差别非常大，很多西人常年甚至一生都住出租的公寓。

高档公寓，地点好，设备好，管理好，一室一厅的房间只许住进两个人。还不许养宠物，不许吸烟，不许办 party，甚至中国人做饭的味道也不受高档公寓的欢迎。而且，进住前，还要看你是否工作，有信用，刚下飞机的新移民想住进去得看情况，房主实在